

大  
同  
明

# 王爷年抄

漫漫人生路  
且行且歌  
且上且下

布衣祺  
著

技能满点的  
敌国皇后  
—VS—  
作天作地的  
蠢萌王爷

花火编辑部众人  
喜崩崩溃地问

男女主角竟然剧本互换？  
喂，这和说好的套路不一样！

无良作者答

不怕不怕，搬凳吃瓜，坐等好戏开场！

救命，  
这CP  
简直完美！

一个阴差阳错  
误拿女主剧本  
一个强势抢镜  
誓挑男主大梁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番外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爷年少 / 布衣祺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9

ISBN 978-7-5594-2735-9

I. ①王… II. ①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86288 号

- |        |   |
|--------|---|
| 书 名    | 王爷年少  |
| 作 者    | 布衣祺   |
| 出版 统 筹 | 汪修荣 邹立勋   |
| 选题 策 划 | 天下同萌工作室   |
| 责任 编 辑 | 胡小河 姚 丽   |
| 文字 编 辑 | 孙宇航 杨笑薇   |
| 设计 总 监 | 周 辉   |
| 封面 设 计 | 刘芳英   |
| 责任 监 制 | 刘 巍 江伟明   |
| 出版 发 行 |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|
| 出版社 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社 网址 | <a href="http://www.jswenyi.com">http://www.jswenyi.com</a> |
| 印 刷    | 湖南关山美印有限公司  |
| 开 本    |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 |
| 字 数    | 263 千字  |
| 印 张    | 10  |
| 版 次    | 2018 年 9 月第 1 版,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标准 书 号 | ISBN 978-7-5594-2735-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定 价    | 34.80 元   |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

# 目录

第一章 飞雪乍遇 001

第二章 刹那风华 020

第三章 前路杀机 042


第四章 怨深孽重 059

第五章 风刀霜剑 080

第六章 人心叵测 103

第七章 自如梅开 122

第八章 惹君怜惜 143





# 目录

- 第九章 正当时 162
- 第十章 语笑嫣然 181
- 第十一章 两面三刀 199
- 第十二章 覆水难收 216
- 第十三章 野狼踪迹 244
- 第十四章 我自无悔 270
- 番外一 295
- 番外二 303
- 番外三 309



## 第一章 飞雪乍遇

大雪纷纷扬扬，天苍地茫，一辆正快速行驶的马车“吱”一声骤然停下。

前面的李管事跳下马，哈着手，在车窗旁躬身道：“王爷，路中间有一个好像冻死了的人，待小的挪开了再走。”

车里的人“嗯”了一声。李管事忙朝去清路的护卫们挥挥手，示意他们动作快点。

清路的一护卫却叫道：“王爷，没冻死，还有口气呢！”

齐恒“咣”一声将车窗打开，喝骂道：“你啰唆什么，扔一边去！”

王爷这是还发自己婚事的邪火呢？护卫们一时骇住，天地一片死寂。骂完人，齐恒的右眼皮突然很强烈地跳了跳。

被喝骂的护卫们已经弯腰把雪里的人往路边拖，齐恒知道自己错发了脾气，但一时下不来台，他伸手按了按眉心，忍不住往地上的人身上瞥了一眼。

洁白的积雪间，一抹极耀目鲜艳的大红色。他的心突然动了一下，穿得起这种料子的人，非富即贵吧。

“等下，”齐恒开口道，“给她灌碗热汤，看还能不能救活。”

不想到了黄昏他们住进驿馆的时候，人还没转醒。齐恒有些不耐烦，

他瞟了那人一眼，却见是个女孩子，长发如墨，映得一张小脸如纸苍白。

也不知为什么，齐恒留了心。女子看上去还很年轻，虽闭着眼，但五官轮廓倒也算得上精致。

齐恒脑中突然灵光一闪，若他把这么个女子带回京，假装宠爱，会不会气死那个谢家的？

这样想着，他伸手托住那女孩儿的下巴细细地端详，眉宇，唇鼻，两排小刷子般微微上翘的眼睫毛，齐恒看着看着不由得嘴角一牵，微微笑了。

“去找个大夫来看看。”他扭头吩咐道。

大夫来了，细细地看了脉，沉吟良久对齐恒道：“这位姑娘貌似受过内伤，耗损了极大的体力，身体无以为继，才这般虚弱昏睡。老夫开个方子，待姑娘醒了，吃上几服药调理，仔细着千万不能再受寒，也就没大碍了。”

齐恒琢磨着他的措辞，浓眉一拧：“你是说，她睡是因为累了？”

老大夫突然出了一身冷汗，面前的这位爷英气逼人，可朱门富贵家，肮脏龌龊事，前院后宅，种种手段处处关联，他不晓得昏睡的那位姑娘与这位爷的关系，有些话便不能讲。

齐恒看出他的恐惧犹疑：“怎么了，老先生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”

那老大夫听了此话，冷汗更流得快。

齐恒拧眉，不怒自威。

那老大夫忙躬身，战战兢兢道：“爷请恕罪。以老夫看，这位夫人目前昏睡并无大碍，但是被人害了，灌了虎狼之药，剂量之大，着实骇人，以后怕是难有子嗣。”

齐恒凌厉的目光扫了床上少女一眼，她难道是嫁过人的？

那老大夫得了丰厚的诊金，在小厮永哥儿的示意下唯唯诺诺地退了出去。

待永哥儿返回了房，齐恒道：“下午你给她灌热汤时，有什么反应

没有？”

永哥儿道：“只哼了一声，睁了下眼又闭上了。”

齐恒扫了永哥儿一眼，拂袖回了自己的房。读书到深夜，永哥儿捧了夜宵来，齐恒无甚胃口，吃了几口便推开了。他望了眼外面纷纷扬扬越下越大的雪，突然想起那个女人来，来路不明不说，她恐怕是个不守规矩的，否则因何年纪轻轻被灌了那种药，还被赶出家门？

他再不济，也不能收用这样的女人吧？

齐恒问永哥儿道：“她醒了没？”

永哥儿一愣神，半晌才反应过来自家主子是在问谁，忙着答道：“还没呢，刚才还听说，她睡得沉，打雷都惊不醒。”

齐恒唇边浮上一抹冷笑：“你去井里打桶水来，冻在外面。”

永哥儿不解其故，只遵照命做了。过了两盏茶工夫，齐恒道：“看看外面的水结冰碴儿了没？”

永哥儿回禀：“结了一层薄冰。”

齐恒道：“拿着这桶水，把她给我泼醒，然后带来见我。”

永哥儿噤若寒蝉，内心忐忑，心想这主子刚刚还好好的，怎么一转眼就变了脸。

陆雪弃第一次见齐恒时，她被淋得宛若落汤鸡，冻得瑟瑟发抖。

齐恒正抿着热茶，拨着火，他轻轻地瞟了一眼她衣下滴落在地上的水渍，语气淡淡的：“舍得醒了？”

陆雪弃只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她虽强自隐忍，可身上的湿冷被屋里的热气一熏，也战栗得不能自持。

齐恒拧起了眉。也不知道是她刚从酷寒中来，还是齐恒自己的错觉，他只觉得这个单薄狼狈的女孩子对他有种隐忍的桀骜与疏离。

这女人不说话，不谢恩，他是她的救命恩人啊，这个态度算是什么？

定是谁家不知天高地厚的侍妾，怪不得被灌了那种药，当真不懂规矩。齐恒走过去，嫌恶地避开水渍，用一根手指头托起她的脸。



她的脸苍白发青，与他对视的眼眸如同寒冬腊月漫天飞雪里的两眼冰泉，青黑而幽冷。

她很快垂下眼睑，但那轻轻一眼，却让齐恒突然心动。

他觉得这女子美得令人心疼，如同刚刚被猎捕的一只白狐，伤口流着血，却目光清澈，高贵不驯。

齐恒遂问她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，家住哪儿？”

发上的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，湿了齐恒的手指。齐恒松了手，用帕子擦了擦，见她不答话，遂转头望了过去。

“我没家。”

她的声音低哑，整个人低着头，古井无波。

齐恒遂笑：“那总有个名字吧？”

她沉默半晌，开口道：“我姓陆，陆雪弃。”

齐恒瞟了眼外面斜落进门的雪，道：“姑娘像是临时起意，不过这名字倒也应景。”

陆雪弃没说话。

齐恒踱了几步，有些按捺不住了，这丫头被人救了，不知道谢恩求收留，就不怕这冰天雪地的，再被赶出去？

他忍不住道：“我救了你，你怎么谢我？”

陆雪弃奇怪地看了他一眼。

一时间屋里极静，静得可以听到她衣襟往下缓慢滴水的声音。齐恒有点纳闷了，她不是应该跪下说听凭吩咐，为奴为婢粉身碎骨结草衔环难报救命之恩什么的吗？

难道不是吗？她看着我干什么？

却听陆雪弃道：“我没有求您救我。”

齐恒几乎被气笑了，反问：“所以你觉得被我救了，就不用报答了，是吧？”

陆雪弃默认。

齐恒咬着后槽牙道：“那你便出去吧，我这儿容不下你。”

陆雪弃竟是在暗影里淡淡笑了，她说：“那请您再把我送回我原来的地方吧。”

“哦？”齐恒觉得有意思了，“我若不呢？”

陆雪弃道：“您将我救下，便开口索要回报，那您知道我想去什么地方，走哪个方向？”

齐恒见过无赖，但没见过这般耍无赖的，不由得道：“那你要去哪儿？”

陆雪弃道：“无可奉告。”

齐恒被噎得差点吐血，气得来回踱了几步，瞪着眼朝外面喊：“来人！”

陆雪弃却凝眸看向他，一本正经地提醒道：“公子，您别忘了，捡到我的时候我衣服是干的。”

齐恒突然顿住，然后咧嘴便笑了，敢情这丫头是生气自己用冰水泼醒她。

但是他极其敏锐地抓住了她的小辫子，不由得走近一把捏住了她的下颌：“你刚说什么，嗯？我捡到你的时候？”

陆雪弃无可否认，垂眸不作声。齐恒突然用力地摆正她的脸，盯着她的眼睛道：“我捡到的，便是我的，且不说没人讨，便是有人来讨，也要看我高不高兴还，是不是？”

陆雪弃不说话，齐恒一把卡住她的脖子，声音渐冷：“半死不活被扔在这荒寒野外，被我救活，你怎敢和我讨价还价？”

陆雪弃闭上了眼，被他突然卡住脖子，她只觉得头脑一空，有些眩晕。

那一瞬间她复又想睡去，冰水寒冷的刺激在这暖屋里渐渐消退，她湿淋淋的身体颤抖着，人却似踩着棉花云般虚浮游晃。

可看在齐恒眼里就成了听天由命任人宰割。他心道，她不是被弃，便是私逃，得先留下自己的标记，免得回头再生纠纷麻烦。

这般想着，他从领口处一把撕开陆雪弃的衣服，露出她雪白的肩膀颈项。陆雪弃一个趔趄，被他搂在怀中，齐恒扯住她湿淋淋的头发，强制她仰起头。

随手将在炉火中烧得通红的火箸子拿出来，将火箸圆钝的头对准她的左肩印了上去！

灼烧皮肉的剧痛让陆雪弃瞬间醒过来，不等她叫喊出声，齐恒已将火箸子重新投入火中。他道：“我喜欢将我的东西做个记号，免得再丢了。”说完，他松开了臂，陆雪弃只晃荡了一下便跌在地上，直接晕了过去。

齐恒看她跌倒在地，对外面的小厮道：“拿笔来，拿朱砂。”

说着他看到一个出乎意料的东西，顿时觉得被什么烫了一下似的。那女人裸露的左臂上，竟赫然还点着守宫砂！

还是处子，却因什么被灌了虎狼之药，剂量之大不能生育？齐恒弯下身，于烛光中细细打量。

她肌肤雪白腻滑，完美无瑕，拿过她的手，水葱般娇软白嫩，柔若无骨，绝不是寻常人家保养得起的。

放下左手，拿右手，然后齐恒微微顿住，她右手指根处有薄薄的茧子，摸着那触觉，已经岁月久远了。

这种茧他很熟悉，她竟是练过刀剑？

那日她晕倒在周夏两国的边境，看她的身量模样，是周人，可大周的贵女纤柔温婉，绝不会用刀，而东夏的贵女虽舞刀弄枪，却生不出这般细腻的模样。

这时永哥儿拿了笔和朱砂来，小心翼翼地在一旁候着，齐恒道：“放这里吧。”

永哥儿放下东西，见没别的吩咐，忙躬身出去，关上门。

齐恒在朱砂中倒入点消炎止痛的药粉，调匀了，用笔蘸着，在刚刚

烫出的伤口上耐心地描画。不多时，一朵盛开的红梅，栩栩如生地绽放在陆雪弃白雪般的肌肤上。

陆雪弃整整昏睡了三日三夜，如坠冰窖，高烧不退，这期间除了吃药，只被强灌过两次热米汤，齐恒倒像是没这回事一般，一句也未询问。

黄昏时候他们刚刚歇下，李管事来回禀，说陆雪弃醒了。

当时齐恒正在喝粥，眼皮也没抬，只说了一声“让她做下役”，就挥手让李管事下去。

李管事调教人的手段他素来是知道的，那女人不是有骨气吗？看过两日会不会哭着喊着跪在我面前求饶！

于是接下来的日子，齐恒常能有意无意地瞥见那个纤细疲惫的身影，穿着下役的衣服，不停地干粗活。

白天别人骑马坐车，唯有她深一脚浅一脚步行跟着走，遇到雪深的时候，她也要随护卫除雪，动作稍慢便遭责骂。

到驿站住下，她便是所有下役的下役，夜深雪盛，天寒地冻，她一个人在井台边为大家洗衣服，然后众人都睡着歇息了，她方能暖暖手脚，将湿衣晾好，将半湿的衣服烤干。

那日齐恒故意夜间去赏雪，陆雪弃在井边洗衣，天上悬着弯月。

两人撞见，陆雪弃只停了一下手，然后低着头，继续若无其事地干活。齐恒站在一旁看着她，也没说话。

她脸旁的碎发冻成了冰柱，纤细而白的手指正浸在彻骨的冷水里。

齐恒的影子正好落在她木盆的衣裳上，她拿着棒槌，狠狠地捶，不知道砸的是衣服还是他的影子。

齐恒不由得笑了。

这女人还真倔强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今夜他这么好的性子来看她，她竟然还不服软求饶。

瞟了一眼她浸在冷水中的手，想起大夫的话，齐恒内心冷笑，都已经不能生了，再多受些凉有什么要紧！

齐恒回了屋，屋里的温暖让他陡然打了个冷战。永哥儿殷勤地捧来茶，齐恒不耐烦地一挥手，永哥儿躲闪不及，茶便洒了，染了他的衣。

永哥儿很惶恐，忙着来擦。齐恒不动声色地换了衣服，说道：“把这衣服送到外面去让那女人洗，今晚务必烤干了，我明天要穿。”

夜深时齐恒回房就寝躺下，最初还能听到外面的捣衣声，然后声音渐稀渐模糊，然后万籁俱静。

突然“咣当”一声门被闯开，永哥儿惊魂地叫道：“王爷，陆姑娘她……她杀了李管事！”

齐恒坐起，皱眉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现场一目了然。

李管事死不瞑目地倒在桌下，一条鞭子横斜在手边。桌角有血，该是被大力甩到桌角上，撞破后脑致死。

而陆雪弃面无表情地站在屋里，她的背上有鞭打的痕迹，她的脚底下是齐恒的那件衣服，上面有火烧的破洞。定然是她烤衣服的时候睡着了，李管事进门见她烧坏了衣服，怒不可遏鞭打她，发生了争执。

可李管事三十多岁，正当壮年，块头又大。火堆与桌子隔了丈余远，能把这么大块头的一个男人甩飞过去撞破后脑，那力道，着实骇人。

她手有薄茧，以为她不过练些花拳绣腿摸过刀剑，却不想她真的不可小觑的功夫。

齐恒的目光微冷，对陆雪弃道：“怎么？救了你养了你，如今有了力气，竟敢杀我的人？”

陆雪弃一双寒潭般的眼睛望着他：“他该死。”

齐恒不由得皱了皱眉。鲜少有人能在杀人后这么平静，一般这种情况，见了主子，不是该跪下说自己不是有意的，是自己失手。

杀人非小事，她竟不知错，还不惶恐！

齐恒道：“该死？你偷懒贪睡，烧坏衣服，他就不该责罚你？”

陆雪弃迎着光，扬头淡淡笑了。她笑的时候，眼睛如弯弯的月牙，闪着柔和的光亮，只那一瞬间，整个人竟如同阳光万丈林下清风的夏天，明媚而清朗。

那是齐恒第一次见她笑，不由得呆住了。

陆雪弃道：“王爷只想让我学乖，并不是让他来折磨虐待，我受不了了自然便杀了他，有什么不对？”

这一句便陡然惹了齐恒的怒气上来：“在我身边纵性行凶，你知道什么下场！”

陆雪弃要死不死地扬眉反问：“什么下场？”

齐恒冷声道：“拉下去打二十板子！”

陆雪弃虽腰背挺拔，却有種难言的绝望和悲怆。看着她被拖走经过自己身边时骤然握紧的拳头，齐恒突然觉得心脏突突眉心直跳，下意识做了个停止的手势。

侍卫愣住。

齐恒觉得烦躁，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。

常年战场厮杀，齐恒对危险有一种本能的感知。不知为什么，他直觉这个女人很危险。

于是齐恒道：“拖下去让她在雪地里跪一夜。”

凌晨也不知何故，齐恒突然便醒来了，外间的小厮都在睡。

出了屋才知道不知何时下了雪，没有风，迎面是一种夜气特有的寒冷清芬，齐恒看向陆雪弃罚跪的地方，她成了个雪人。

他走到她身前，居高临下望着她。她闭着眼，眼睫毛也没眨一下。

他伸手探了探她的鼻息，呼吸还在。齐恒瞟了眼她头上衣上的积雪，负手问她：“大雪里跪了一夜，可知错了？”

陆雪弃的眼睛张开一线，垂着眸子，轻声道：“知错了。”

齐恒微微叹了口气，伸手掸落她头上的雪，轻抚她额间的发：“这世上没女人敢像你这般强硬放肆。服个软求个饶，便免了诸般苦，你这

是何苦？”

陆雪弃温顺地道：“我……知错了。”

齐恒近身捏住她的下巴，抬起她的脸，彼时飞雪漫天，他说道：“你记着，从此以后你的名字就叫雪奴，是我大周平原王齐恒的，雪奴儿。”

事态的逆转让永哥儿瞠目结舌。

陆姑娘竟能与王爷同车，说是服侍，可是端茶倒水送点心都是叫他，而且他每次去，那姑娘都是在角落里缩成一团睡觉。

晚上还是他捧茶研墨侍候读书递送夜宵，陆姑娘还是倒在床上睡大觉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她眼皮都不抬一下。

如此过了三天，过了五天，过了十五天。

那日永哥儿送上茶水，还没倒，齐恒便挥手让他退下。

永哥儿大喜，王爷这是忍不住，想要使唤使唤陆姑娘了。果然他没走几步，便听到车里传来齐恒的声音：“雪奴儿，倒茶。”

却是没动静。齐恒拧了眉，伸脚踢了踢她：“起来，倒茶！”

陆雪弃迷迷糊糊地爬起来，揉着眼睛，抓了茶壶便倒，却没看清杯子，倒出的水全洒在车里的小木几上，还是齐恒眼明手快，抓了块布子擦住。

齐恒怒：“陆雪弃！”

陆雪弃清醒过来，无辜地端着茶壶纠正：“王爷说从此以后我叫作雪奴的。”

齐恒气结：“你给我滚下去，跟着车走！”

陆雪弃低了头，端端正正地倒好了茶，双手捧着送到齐恒身边，低眉顺眼地道：“王爷息怒。”

齐恒怒气稍缓，斜了她一眼说道：“过来给我揉肩。”

陆雪弃应了一声，爬过去跪在他身后为他揉肩，齐恒道：“重一点儿。”

陆雪弃加大力道，疼得齐恒皱眉。

陆雪弃忙松了手，无所适从。齐恒侧首横了她一眼警告：“再揉不好就滚下车跟着走。”

可能是警告起了作用，陆雪弃手上的力道非常适中，揉得他很是舒服，齐恒不由得闭上眼打起盹来。

揉了大约半个时辰，陆雪弃累了，却见齐恒似乎睡着了，她遂试探着轻唤：“王爷？”

没有回答。

陆雪弃舒了一口气，悄悄地移开了手，刚想活动下腕子，不料齐恒重重地“哼”了一声。

陆雪弃骇了一惊。齐恒睨了她一眼：“以为我睡熟了，便敢偷懒吗？”

陆雪弃将手又放在他的肩上开始揉，齐恒道：“刚才唤我干什么？”

陆雪弃倒是老实：“想看看王爷睡着了没。”

齐恒一笑：“怎么，累了？”

陆雪弃“嗯”了一声。

齐恒道：“休息了这么些天，干这点活，便累了？好吃好喝地侍候着，便娇气了，前些天日夜劳作，也没见你喊累！”

陆雪弃低下头不吭声，齐恒剜了她一眼：“好好给我揉，我不说停不准停！”

这回他不打盹了，而是喝茶吃点心看书观风景。又过了半个时辰，他察觉身后的手力道软了下来，有一下没一下的，回头一看，那丫头竟吨得磕头虫般，困得直晃。

他也算见多识广，还从没见过给主子揉肩自己先睡着的，不由得咳嗽了一声，唤道：“雪奴！”

陆雪弃惊醒了，只得又去揉肩。齐恒道：“倒茶。”

陆雪弃迷迷糊糊地爬过去，拿了茶壶欲倒。

齐恒正盯着她，瞧见她的茶壶嘴明显偏离杯口，出声警告道：“你若再敢给我倒洒了，就下去跟着车走，今晚洗干净所有人的衣服！”



陆雪弃忙倒好茶给齐恒奉上，然后毫无自觉地闲在一旁。

这到底会不会服侍人啊？

齐恒将腿一伸，恶声恶气地道：“揉腿。”

陆雪弃虽不愿，但还是顺从地为他去揉腿。齐恒却是有口气横着下不来，她这是什么人，白长了一副好相貌，给点苦头磨一磨，她敢杀人，稍微宠一宠，就懒得没骨头，就这性子，怎么和那姓谢的斗气呢？

齐恒开了半边窗子扭头看外面的雪，荒远边地，四处茫茫一览无余，看这里跟看那里一个样，除了一片白什么也没有。

然后便觉得腿上按摩的力道消失了，他纳闷地转头一看，正看见陆雪弃一头栽在他的腿上，睡了过去。

他出声喝：“雪奴！”

这回叫也叫不醒了。依着齐恒的气，就想伸脚把她踹下车去，可是只一眼，便陡然把他从气恼的边缘拉了回来。

从他那个角度，正好看见陆雪弃精致白皙的侧脸，浓密的眼睫毛弯弯地微翘着，弧度优美的鼻梁，柔软安详的嘴角，有细碎的乱发散落下来，衬得那张脸越发单薄娇小。

齐恒恍若被什么撩拨了一下，心生柔软，伸手拂过她的脸，肌肤有些微凉。

他关了车窗，然后莞尔着用指尖点了点陆雪弃的鼻头。

她皱了皱眉头，抹了下鼻子翻身继续睡。

这死丫头拿爷的腿当枕头了，再说竟敢背过脸去，爷还没看够呢！齐恒这般想着，便将她的小身子捞了起来放在臂弯里。

臂弯宽广温暖，陆雪弃把身子往他的怀里缩了缩。

这个动作，小猫一般娇柔弱小惹人怜惜，齐恒顿时被取悦，这丫头看着执拗脾气古怪，但是对自己还是听话信任的。

这般想着，他便握住了她嫩白的手指，用自己的掌心暖了暖，多少便有些怜惜。